

书香政协

渝·悦读

那清澈的爱，只为中国

——读《无问西东：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》有感

□ 刘小兵
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历史不会忘记，1931年9月18日这个刻骨铭心的日子。是夜，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，侵华战争全面爆发。英勇的中国军民奋起抵抗，以血肉之躯筑起巍然不倒的钢铁长城，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，终于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。在这场气壮山河的全民族抗战中，中国人民的同仇敌忾与不屈抗争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。新近出版的《无问西东：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》（入选2025年6月“中国好书”推荐书目）以质朴生动的笔触，深情讲述了国际力量支持中国抗战的感人故事，揭开了抗战时期中外人士并肩战斗的鲜活历史篇章。

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，中国抗战对全球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。当日本法西斯的铁蹄肆意践踏神州大地时，中国军民以“宁为战死鬼，不作亡国奴”的决绝，用生命与热血谱写出气贯长虹的壮丽史诗。中国人民誓死捍卫国家独立与民族尊严的精神，深深震撼了世界正义力量。一些国际友人奔赴中国，他们来自新闻、军事、医疗、经济、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，既有在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的援助者，也有侨居中国、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、协助

中国军民抗战的正义人士。他们与中国人民结成牢不可破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，用自己的奋斗和牺牲，铸就了一段不朽的抗战传奇。

这些青史留名的国际友人，虽国籍不同、信仰各异，却因维护正义、追求真理的初心紧密相连。埃德加·斯诺突破重重封锁深入陕甘宁抗日革命根据地，广泛深入采访，以《红星照耀中国》（又名《西行漫记》）向世界揭开了红色中国的真实面貌，让全球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与希望之光。同样以记者身份来华的史沫特莱，曾协助宋庆龄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，参加中国进步文化运动，并为外国报刊撰写关于中国革命的报道，为中国赢得更广泛的国际援助贡献了一己之力。

军事领域的国际友人中，美国史迪威将军临危受命，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，以丰富的实战经验协调盟军支援；“飞虎队”指挥官陈纳德将军率领美国志愿航空队，在驼峰航线上突破日军封锁，用空中力量为中国抗战注入“钢铁血脉”。

医疗战线的白求恩与柯棣华，更是将生命融入了中国抗战。白求恩放弃优渥的北美生活，率医疗队奔赴晋察冀边区，在简陋的战地手术室里连续工作数十小时，最终因感染败血症殉职；印度

医生柯棣华继承白求恩遗志，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，直至病逝于河北唐县，用生命践行了“与中国抗战共存亡”的誓言。

此外，还有新西兰工程师路易·艾黎。他在甘肃山丹创办培黎工艺学校，秉持“手脑并用，创造分析”的理念，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，推动了大后方工业合作运动的发展，为持久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。

书中不仅聚焦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，更深情致敬了无数默默奉献的“无名者”——他们或许是来华助战的飞行员、或许是穿梭于战火中的救护人员……他们远离故土，却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视为己任；他们或许未被历史详细记录，却用行动诠释了“正义无国界，大爱无疆”的信念，书写出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恢宏篇章。

全书以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宏观视角，串联起中、苏、美、英、法等国互助抗敌的历史脉络，更以“群像雕塑”般的笔法，刻画了国际友人们“以中国抗战为己任”的炽热担当。书中特别提及斯诺临终前用尽最后力气说出的“我热爱中国”，这既是全书的情感升华，更道尽了所有国际友人的共同心声：奉献没有国界，那些清澈的爱，只为中国！

甘家坝军粮库：抗战中的“粮食生命线”

□ 周云 遯德仁

嘉陵江的涛声穿越八十载光阴，依然在合川东半岛的甘家坝回荡。这片曾见证烽火岁月的土地上，一幢斑驳的砖瓦房静静矗立——墙体外4.2米间距的加固砖柱、距地面1米处的透气孔，都在无声诉说着它作为抗战时期重要军粮库的特殊使命。这里，便是曾为抗战源源不断输送“粮草弹药”的甘家坝军粮库，是合川人民以实干担当书写的抗战史诗。

1942年的合川，已是后方抗战物资转运的关键节点。国民政府粮食部四川储运局选址于此修建中心粮仓，不仅因其距嘉陵江仅50米的水路优势，更看重其地处嘉陵江、渠江、涪江三江汇流之地的天然优势——川东29县的粮食从上游汇聚于此，经集中、加工、分装后，再沿嘉陵江运往重庆主城区与抗日前线。

战火纷飞的年代里，甘家坝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辛劳与奉献。仓库内，粮食堆积如山却井然有序，科学设计的通风孔让稻谷、小麦始终保持干燥；仓库外，百姓与粮库职工并肩劳作，筛粮、磨面、打包的声响与嘉陵江号子交织，谱写出独特的“抗战交响”。据史料记载，这里运入运出的每粒粮食都重若千钧：既是前线将士的“救命粮”，也是后方百姓的“保命粮”，全靠这座粮仓的高效运转维系。合川人民用最朴素的方式支援抗战：农民节衣缩食多交公粮，船工顶着敌机轰炸押运粮船，粮库职工更是枕戈待旦，确保“一粒粮食都不耽误”。

如今，257平方米的砖瓦房仓库与两处总面积1780平方米的粮仓基址，仍诉说着当年的故事。1941年秋，嘉陵江突发罕见洪峰，数百名百姓自发跳入齐腰深的江水，与粮库职工用身体筑起防洪墙，硬是保住了即将运往前线的十万斤军粮。这样的感人故事，在甘家坝的历史中不胜枚举——正是这些平凡人的坚守，让这座粮仓成为永不枯竭的“抗战生命线”。

2009年，合川甘家坝军粮库旧址被列为重庆市抗战遗址文物保护单位。这不仅是对建筑本身的铭记，更是对合川人民抗战贡献的礼赞。触摸斑驳的墙壁，仿佛能听见当年秤杆轻颤的声响；眺望嘉陵江面，依稀能听到粮船启航时的汽笛长鸣。这座粮仓见证的，是合川作为大后方枢纽的责任担当，是三江儿女用粮食书写的另一种伟大坚守。

江水东去，老粮仓不再储粮，但其承载的精神力量从未褪色。抗战岁月里，合川以三江交汇的地理优势为依托，以百姓同心的众志成城为底色，将粮食化作特殊“武器”送往前线，用实干与担当诠释了“抗战中的合川力量”。这份力量，藏在每块砖瓦的纹路里，写在每滴汗水的晶莹中，更镌刻在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战史诗中，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与传承。

葫芦瓢里的时光

□ 黎月香

记忆里，奶奶的葫芦瓢永远待在厨房门后，挂在那颗磨得发亮的钉子上。每次取用，奶奶只需抬手一够，瓢柄上还留着她指腹的浅痕。

这只瓢，听说是爷爷在我出生那年种的葫芦，秋收时摘下，晒足日月做成的。新瓢刚做好时散发着青涩的植物清香，舀第一瓢水时，水珠总在瓢里打两个转才肯落进碗里。后来才知道，爷爷做瓢时特意选了腰细的葫芦，晒干后用粗盐反复搓洗内瓢去涩，再用粗砂纸打磨三日。最费工夫的是给瓢柄钻孔——他总说“孔要歪三分，挂才顺手”。如今钉子上的磨痕，恰好印证了这句话。

奶奶舀水从来不满。她总先眯眼看瓢沿，再掂量两下分量。井水打上清亮盈满，她却只倒半瓢进锅，剩下的缓缓倒回井里。“满瓢容易洒，半瓢正合适。”这是她的老理儿。我蹲在灶台前，看半瓢水在灶上咕嘟冒泡，顶得锅盖直颤；半瓢水竟熬出满锅稠香的米粥。后来读《庄子》“偃鼠饮河，不过满腹”，忽然懂了奶奶的半瓢里，藏着中国农民最朴素的生存智慧：取用有度，方得久长。

这瓢用久了也有脾气。梅雨季吸饱水汽，沉得端起来发坠；旱季水分蒸发，瓢身会裂开细缝。记得有一年大旱，井水浑得像泥汤，奶奶还是只取半瓢。她把水倒在瓦盆里静置半日，等泥沙沉底，再用茶盖小心舀出清水。那半瓢澄澈的水，竟够全家煮茶待客。

多年后归家，见这老瓢已开裂，被搁在窗台接雨水。裂缝里钻出几缕浅色的菌丝，倒让我想起奶奶临终前，用这瓢喝最后一碗中药时的笑容。

如今它挂在我家厨房，偶尔用来浇花。自来水流过那道愈合的纹路时，总会轻轻打个旋。这些年，它成了我最贴心的老伙计。

今早，我用它舀水煮茶。阳光穿透云层，在茶汤里碎成金箔。摩挲着瓢底深浅不一的磨痕，忽然懂了：奶奶走后，她的温度早已渗透这瓢的每道纹路里。我每舀起一捧水，都是在与她隔空相拥。

九沐溪谷触景有感

□ 皮志贤

在溪光里，在水波中
我瞥见孩提时的倒影
小河戏水，岸边牧牛
萤火提着灯笼走过石拱
蝉鸣将暮色泡得发浓
牛绳在掌心磨出薄茧
却控不住远游的念想
赤脚踏过卵石的清涼
惊起涟漪轻晃着月亮
裤脚挂满草叶的芒尖
笑声已随蜻蜓掠过稻浪
如今伫立九沐溪谷桥头
凉风穿袖，万千感触
年少时自由便是方向
而今总念牛鞭扬起的流光

沐心海

家乡的石拱桥

□ 罗宗

故乡的石拱桥横跨在小河之上，青灰色的桥身被岁月打磨出湿润的光泽。桥面不甚宽阔，却也不窄，恰好容得两辆牛车交错而过；桥下三个拱洞，中间大，两边小，河水从洞中流过，发出轻微的声音。

这桥究竟建于何年？连村里最老的老人也说不清。他只记得，自己小时候这桥就立在这里，那时桥面的石板更平整，桥栏上的石狮子威风凛凛地蹲着，像在守护往来的人。

桥头有棵老榆树，浓荫匝地。夏日里，树底下围坐着摇蒲扇的老人，唠着家长里短；冬日里，他们揣着手晒太阳。桥西头是王婆的茶摊，一碗粗茶，两个铜板，赶集的人多在此歇脚。王婆的茶说不上好，却因了这地利，生意倒也不错。

我幼时常在桥上玩耍。最爱趴在桥栏上，看桥下的流水。河水清澈时，能见鱼儿嬉戏；浑浊

时，则只见黄汤翻涌。有时也会数桥下的鸭子，看它们排成一队，从桥洞中游过。偶尔有大胆的小伙伴扑棱棱扎进水里，惊得鸭群四散。

桥上的石板缝里长着些不知名的野草，春绿秋黄，岁岁枯荣。石缝中还有蚂蚁筑巢，排着队在桥面上行进。我常常蹲下来看它们搬运食物，有时恶作剧，用手指挡住它们的路，看它们慌乱地绕行。

桥下的世界更为有趣。水浅时，可以下到河滩，在桥墩上寻找刻痕。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，记录着某某到此一游，或是某某爱某某之类的雅语。我也曾用小刀在桥墩上刻下自己的名字，后来被父亲发现，罚我抄写《弟子规》十遍。

石拱桥是村里人生活的中心。清晨，农人赶着牛车从桥上经过，车轮碾过石板，发出沉闷的声响；傍晚，放牛的孩子牵着牛从桥上归来，牛蹄踏在石板上，清脆悦耳。桥的两头总是热闹的，卖糖

人的、卖泥人的、算命的、耍猴的，都爱在此摆摊。

最难忘的是桥上的月色。夏夜乘凉，站在桥中央，看月亮从桥那头升起，慢慢移过桥顶，又向桥这头落下。月光如水，洒在青石板上，泛着幽幽的光。远处传来蛙鸣，近处是流水声，偶尔还有萤火虫飞过，明明灭灭，如同天上的星星落在了人间。

桥也见证着悲欢离合。娶亲的唢呐队吹吹打打过桥，送葬的队伍捧着棺木缓缓移过。有人站在桥头望眼欲穿等待远方的亲人，有人站在桥尾依依不舍送别离家的游子。桥默默立着，不言不语。

后来我离开家乡，一晃多年。前年回去，发现小河已改了道，石拱桥也不见了踪影。

石拱桥虽已不在，却永远横跨在我的记忆之河上。那些在桥上度过的时光，如同桥下的流水，一去不返，却在心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。

人间味

泥土有味

□ 徐天喜

昨天，又收到乡下侄儿快递来的一大包泥花生。前两天他电话里说：“寄了些刚从地头挖的花生，没淘洗带泥，能保鲜，盐煮最好吃。”

这我知道。老家的人对花生情有独钟。记得小时候，回头稻穗刚泛黄梢，坡地花生叶开始发黄，嘴馋的我们总趁人不注意去生产队地里偷刨嫩花生——从不整棵刨，只摘两三颗果，回塘泥土后当场生啃。这欲盖弥彰的法子竟屡试不爽。

大人们何尝又不想饱花生的口福呢？父亲总忍不住往自留地跑两圈，拔两棵嫩花生植株，回家摘二三十粒果，洗净后丢进铁锅，撒把盐小火焖熟。出锅时香气直钻鼻子，父亲总念叨：“这盐煮花生，比油炸的可香多啦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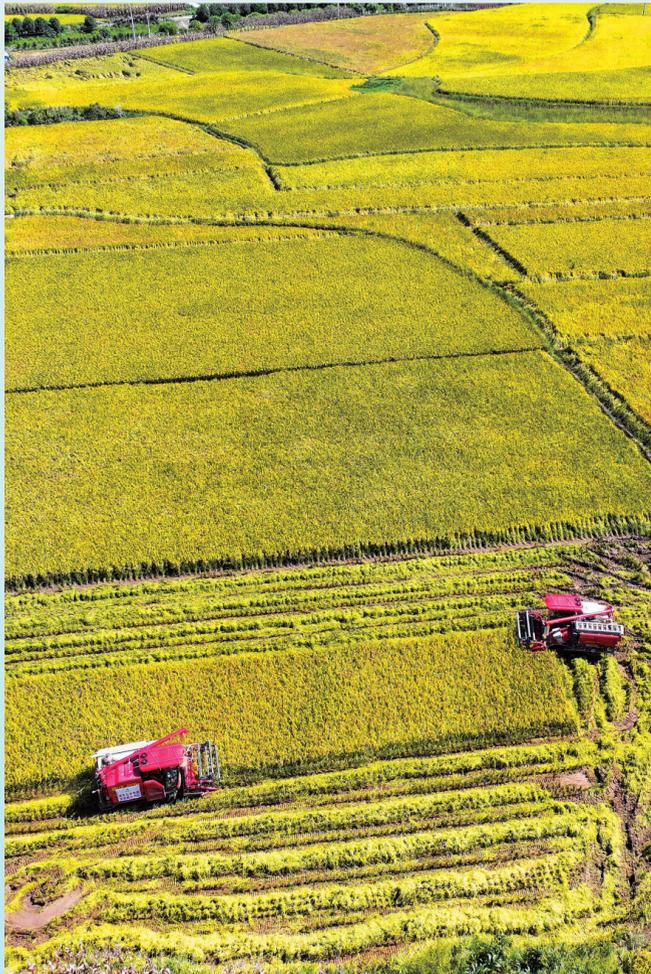
油炸花生焦香酥脆，盐煮花生清香软糯，各有其美。但我偏爱盐煮花生。秋后的菜场地摊上，摆的全是带湿润泥土的花生，这也成了夏末初秋最抢手的时鲜。

我打小对泥土有着说不清的情结。去菜场见着根须带新泥的蔬菜，总要多看两眼，买的时候专挑带泥的。到了嫩花生上市的季节，我总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：终于能吃上盐煮花生了！寻到带泥的花生时，心中便会涌起一阵欣喜，回到家里就迫不及待地煮花生。揭开锅盖的瞬间，蒸汽裹着香气弥漫厨房，恍惚又回到童年，在田间地头追着季节的风味跑。

买来的泥花生，除了盐煮，我还会晒成能久存的干花生。带泥的干花生是我“意外发明”的。有一年买多了泥花生放阳台，几天后竟晒成了带泥的干花生。剥开生吃，比淘洗过的干花生更香！后来我有意留一部分泥花生晒干：嫩花生裹着的薄泥，经阳光烘烤后，泥土的气息和花生本味交织，不仅保留了独特风味，还多了份质朴的醇厚。原来这层裹在花生壳上的泥，不只是自然的印记，更是纯粹味道的保证。

侄儿知我这嗜好，近年总快递泥花生给我。这些带着家乡泥土的花生，让我想起老家斜坡地里的花生苗。在城里闻着这泥土混着花生的香，每次剥壳都像站在田埂边。这味道里有阳光雨水的记忆，连着我对故土深深的眷恋。

嚼着泥花生，我才渐渐明白：泥土是有味道的！那味道藏在庄稼的根须荚果里；而老家的泥土，更裹着一层乡愁的厚味。



稻谷黄 收获忙

刘辉摄